

循经推运医学

——杨永淑疗法

上册

珠海出版社

循经推运医学 上册

杨永淑疗法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循经推运医学

杨永淑 著

ISBN 7-80607-162-8

I. 循…

II. 杨…

III. 医学-循经推运-中国

IV. R224/247.4

循经推运医学

© 杨永淑 著

总策划:潘自强

终审:成平

责任编辑:潘自强 张继业

装帧设计:冯建华

责任校对:张捷 达奇

资料整理:王军辉 王湘民 王湘珊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址:珠海吉大景乐路图书大厦4层

电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电脑照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刷:广州美嘉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mm 1/16

印张:56.875 字数:1090千字

版次: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607-162-8/R·5

定价:210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一

人人希望健康长寿。许多人在研究人的生老病死的规律，希望找到健康长寿的办法。这是一门既古老而又新鲜的学问，时常出现新的东西。杨永淑医生的“循经推运医学”（杨永淑疗法）是其中之一。

这本书介绍“杨永淑疗法”的梗概。我不懂医理，但我相信人体经络系统、穴位的存在。我认为“杨永淑疗法”的独特之处，应当在其独特的“指法”，“循经推运”，对穴位施加作用（不是针或灸），逐穴松解，以打通经络，治病保健。我接受过这种医术，效果奇验。杨永淑医生从事军医、西医、中医共三十余年，潜心研究、精心实践这种综合中西的独特医术，其坎坷经历、顽强意志、献身精神，知者无不由衷感动。

从本书可以看到，正像中国传统医学或西方流行医学一样，这种医术也还有许多未知之点，有待识别，有待“参”破。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科学理论研究的深入，“杨永淑疗法”必将日臻完善。

愿杨医生在临床和研究中取得新的成就。

愿人人都健康长寿。

叶选平

1992年8月

序 二

中国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像浩瀚无垠的大海一样，吞饮江河，不辞细流，能容乃大。许多中医中药的知识经验，来自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有的长期流传在民间医生的手里，有的经过整理提高载于书册。后者很容易成为正道而被人们接受，前者则常常受到排斥和歧视。清代的医药学家赵学敏除了著《本草纲目拾遗》之外，还把当时走方医生的验方汇编成《串雅内编》和《外编》四卷。他认为这些验方来自民间，虽有种种非“雅”之处，但不可一概否定，其中有不少“操技最神，奏效甚捷”的宝贵经验，绝非不值一顾的“小道”。我认为，这是普及和发展中医药的一个重要观点。在现代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尽管我们有了大批科班出身的中医药专家，但仍然不能忽视民间医生在中医药方面的一得之见和一技之长，他们的发明创造和宝贵经验仍然是中医药学发展的源头活水。我们不能轻易地把它们拒之门外。正因为这样，这几年我对一些民间疗法比较关心。希望某些有苗头的中医药新疗法经过系统的研究和推广使用，让它们在实践中经受大浪淘沙的考验，使真金不致淹没，精华得以保存。我认为对这些医术支持一下，保护一下，试验一下，虽然担些风险，但总比简单否定要有益得多。

河南的杨永淑大夫是西医出身，她在农村工作期间为了适应农村缺医少药的条件，根据中医的经络学说并通过反复的临床实践，摸索出一套验、便、廉的治疗手法，叫做“循经推运医学”。据我所知，对某些病疗效不错，而且无副作用，推广应用也比较方便。杨永淑大夫不是民间医生，她在她的临床岗位上已经治愈了不少患者。我们鼓励和支持西医药人员及其它学科的专业人员都能在研究中医、发展中医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杨大夫将她的疗法编写成书，我很高兴，特写此序以志赞许。

崔月犁

1989年12月

序 三

——为杨永淑博士《杨永淑疗法》而作

经络学说是 2500 年前，中国先哲的伟大发明创造。这个学说指出人体内隐藏着一个调节一切生理功能、防病治病、保证健康的总控制系统，就是经络系统。千百年来，经络学说作为中医各科，包括针灸、推拿、按摩、气功和武术等的核心理论，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世界人民的医疗保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经络学说的伟大意义虽然到今天还未被现代科学和医学界所公认，但经过中国科学院和北京经络研究中心以及其它单位 20 多年的科学研究，足以证明，经络学具有高度的精确性和科学性。经络系统的客观存在已经得到科学证实。

杨永淑博士早年在第四军医大学学习现代医学并从事外科工作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 20 年来转向中医经络学的理论和临床探讨。在实践中，她观察人体的循经感传现象和疾病的发生、发展与治疗的规律，从中发现一切疾病均由于经络的阻塞和失控，而脏腑器官之疾病又能反映在体表经络之中。经过实践、认识和再实践，她创造出一整套循经治疗的手法和功法，以疏通经络，提高人体的自我调控功能和免疫能力，达到克服疾病、恢复健康的目的。杨氏将这种集经络诊断、经络治疗和经络保健为一体的经络疗法，命名为：“循经推运医学”。在国外被称为“杨永淑疗法”。显然杨氏这种疗法完全符合中国古代经络学说关于经络具有“行血气、营阴阳”，“决死生、处百病”的著名诊断。

杨永淑医师三十余年的临床实践为国内外数十万患者，数百种疾病取得了神奇的疗效。因此在 1988 年获中国科技成果奖，

被聘为主任医师、教授。在美国、新加坡讲学和医疗受到热烈欢迎，被聘为世界华人协会高级医务顾问，美国东方医学院特授予医学博士称号。

《杨永淑疗法》一书总结了杨永淑博士 20 年来的、以经络理论为指导的临床实践。该书的出版必将进一步弘扬伟大的中医经络学说，丰富世界医学，为中华民族争光，为世界人民造福。

北京经络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
主任教授 祝总骧

1995 年 4 月 20 日

自序

吾出生在杨（陈）氏太极拳和白莲教的发源地，自幼受父教儒家之《四书》、《五经》的影响和熏陶，对中国古文化、武术、气功偏有嗜好。吾父杨风泉为太极拳高手，武术馆之学生。在我牙牙学语时，就将太极拳的路数，气功之法、修、防，创伤之治疗授于我，尽管我当时不懂，但白纸一样的脑海早已深深埋下种子。有幸 1961 年步入医学之门，接受西方医学的教育，争相习效，以为不世之珍宝，发现西方医学，初则上承古人余绪，以求个体观察之知识，继而采用显微工具，致力细菌病理之探讨，进而又进入微观整体观，将人的内脏切成一块一块，从而分个脏腑，再往整体融合之境界，与中医内经整体论无法比拟。群体整合之可贵，绝非一蹴而就，粗朴之业，历久犹新，积渐为雄，当无疑义。环视国内，西方医学至上，向声背实，贵远贱近。即使我崇针灸，却不明经络之深奥；虽用中药，则不辨运气，不管子午时间的配伍禁忌。更有甚者，不肯虚心受纳，更无力潜心研究。己之不明，反斥之于人，指中医不科学，使自己陷入不科学之境地。精钻细学，想利用西医解病人之百苦。十年过去了，外科手术精堪，切割病人于术床之上，虽想用无痛苦之诊治施于病人，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面对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之境，焚心炙肺，夜不能眠。如何解病人之苦，为我终生奋斗之目标……但西方医学无论如何也无法赋予我无痛无苦之诊治法。医者为人司命，不应拘囿门户，自划鸿沟，抹煞传统，自不足采；抱残守阙，更不足取。我决心博采众医学之长，沿中西医学结合之规，

另辟蹊径，确立精神意识，运用西医学解剖、生理、病理科学检查之长，昔先贤运用阴阳之虚实，五运之盛衰，六气之胜复，七情之顺逆，经脉脏腑之贯通，营卫气血之道路，天地之象分，气功之精粹，死生之兆彰，稽之有徵，验之不忒，继承医学之源本，实医家之律梁。然其蕴精奥，虽屡经名医、名师教授，犹苦其文义浩渺。我从七十年代至今，潜心医籍，颇涉医理，废寝忘食，昼夜不寐，辄不自揣，广求内经诸本，旁搜诸家精华，寻觅民间祖传，探访资深学者，博采众长，交流学术，反复研究，细心思考，出法于临床验证，百例有效方歇。定一成功之例，再做新研。日复一日，月飞速去，年复一年，功夫不负我，八百余种病症在我手下降服，数十万病人获福。理论、实践、再理论，定法固位，已成系统，互参考订，汇而成章，终于1988年底成书。再于1995年历经九次改稿，终于年底成书。名之曰《杨永淑疗法》，使初学者不至有茫无津涯之叹。读者可深知各病之所起；成病之原理；经络之行路与西医解剖之关系；气功的奥秘与先贤阐述之含义；六十年甲子规律的运用，五运六气对人体的侵及；子午流注对气血行走的导航，神居之位的躲避契机……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对人体生理活动、病理现象、诊断和治疗等规律之客观认识，结合自然科学做出较系统而全面的整理。

此书问世，除基础理论外，可供各界人士做保健、预防的医学科普读物。固知学浅才疏，陋词区区，不敢云尽善，深愿同道贤士，寻瑕索疵，尽攻余短，以补不足，便再版时予以更订。以期日有进益，光大中国医学，则余亦有荣焉。

在研究这个疗法和写书过程中，承蒙科技界、医药界、政界的专家、学者、前辈、同道赐教，受益匪浅。在此书问世之际，谨致厚谢！

杨永淑

1995年11月18日

前言

医学之路应向何处延伸 ——循经推运医学的思路

一. 当今医学的现状和困境

二十世纪末, 社会在迅猛前进, 人类在拼命竞争, 科学在迅速发展, 大自然在猛烈报复。在这严峻的形势下, 对抗大自然的人们可曾想到: 在幸福生活之中却蕴藏灾难的因素。而这种灾难迟早一定要降临在人们的头上。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善, 随着电器化的普及, 人们享受着空调的刺激和暖气的舒适、桑拿浴的蒸腾, 而拒绝大自然的营养。致使诸多新病发生、蔓延, 日趋严重, 越来越多的难治之病, 悄悄地夺去了人们的生命。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常见病和多发病, 损害身体, 削弱体力, 例如心脏病、高血压病、糖尿病等。病例的无限增多, 加之治疗效果不断下降, 严峻的事实意味着当今医学已无能为力。

这种被动局面如不改变将给人类造成极大的威胁。第一: 众所周知, 土壤、水域、空气、森林等与人类生存是息息相关的, 然而, 自然环境却受到人为的严重破坏, 从而失去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平衡条件; 第二: 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 汽油、化学物质及各种工业的代谢物质日益充斥, 化学药品对机体正常环境的破坏, 对生物和人类的毒害日益增加。上述问题不仅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产生了由量变到质变的恶化, 而且直接影响了人体生存适应值的变化。为了适应异样的自然环境变化, 机体产生

了内环境的严重失调。这是人们面临的致命的双重危机，即人类赖以生存的外环境（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和人体内环境生理平衡的损害。它导致人体素质下降，抗力降低，经络阻塞，阴阳失调，气血双亏。从而使过去的、现在的已被消灭的或新生的种种疾病，频频发生和流行。值得指出的是：人们不是从本质上找原因，谋对策，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对付疾病上。因而世界各国生产出的各类药物达八至十万种之多，仅抗生素产量就达五万吨。抗生素临床应用之药型有百余种，但病却由轻变重，由单一病种变复合病种，由浅病变深病。

这些严重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为什么这么多的药物却治不了病？为什么不能把病从病人身上赶走？为什么一个病人住院后，往往成为医院的长客？为什么疾病越来越多？为什么用药开始时有效，以后效果差或无效？为什么用药量越来越大？是否临床药理学有问题，医疗方法等有问题？诸多疑团，何处问津？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下医学所走过的道路，或许会从中悟出一条新的思路，找到答案。

在医学领域中，由于西药简便易携带，在临床治疗中，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尽管有些是短暂的效果），其理论条理化，明晰性强，有实物可观，受到急于解除病痛人们的青睐。加之传道者之功，使西医异军突起，占据了医学的统治地位。然而，有谁曾想过：专家学者们研究得越深，把人体剖析得越细，得出的认识就越片面。这是因为：人为地改变人体的内环境，忽视了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有自身防卫力，机体有自我的修复力——当机体损伤后，会主动自我修复。完全依赖药物直接作用于致病因子，直接搅乱和抑止了机体的正常防卫力和抗病、自我修复的能力。其结果，只是考虑了这一种病的人体局部平衡，而忽视了机体整体在动态平衡中的稳定系统功能，犯了因小失大、本末倒置的根本性错误。

今天的临床医学，几乎变成了抗生素的一统天下。抗生素、激素、荷尔蒙等化学药物，对抵抗疾病的暂时性的侵袭，暂时减轻疾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维护人们的生命安全，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这些化学药品，在进入人体后所产生的副作用，同样也是不可低估的。大量的病例证明：这些化学药物破坏了人体的正常防卫系统和统一调整系统之功能，随着用药量的增加，大量的医源性、药原性疾病也相继发生，引起了疾病的复杂化，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一大因素。从 5000 例调查获悉：患者由于长期采用肌肉、静脉注射等方式，应用抗生素或磺胺类药物，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副作用，副作用相当严重的占 60% 以上。现以长用的抗生素者为例，他们全部对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使用抗生素的用量超过常人的 4—6 倍；病人出现两重感染的占 80%，病人出现多种感染的占 42%，用什么抗生素都无效，或疗效极弱；15% 的病人死于感染（以上数据全以 5000 例为百分数）。此外还有 25% 的病人有肠胃道疾病的反应，且反应强烈，症

状明显；18%的病人产生精神症状；17%的病人因大量使用抗生素，使肾脏受到损害；20%的病人因大量使用抗生素使造血系统遭到严重损害。据1977年调查发现：在190种抗生素中，有58种能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83种引起血小板减少；137种引起白细胞减少。据文献报道，美国由于抗生素引起副作用致死的人数，年高达14万余人！多么可怕的数字！令人不寒而栗。长期使用抗生素的病人，体内正常的细胞体迅速变异，产生大量耐药菌株。据临床观察，在治疗中，用药量的加大和细菌耐药性成正比，真是道高一尺（用药量加大），魔高一丈（细菌的耐药性猛增，呈水涨船高的趋势）。这就迫使西医西药学的研究者们，不得不在变异细菌和人体双重的适应性中，行走在艰难的恶性循环的道路上，被动地研究、发明、创造。然而，这些人的辛勤劳动和绞尽脑汁后所获得的成果却事与愿违，奉献给人们的不是健康、长寿、美容和聪慧，而是人为地给病原菌创造了锻炼和适应能力的条件，使它们更顽固地向人们的健康进军，残害人们的机体，吞噬人们的生命。

抗生素的危害已经引起各国高级医务人员和卫生组织中高级领导者的注意。1981年1月联合国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上，进行了“紧急对付抗生素日渐失效问题”的研讨；1982年2月美国等15个国家的150位专家，联合发出“滥用抗生素无异玩火”的惊呼；1984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在美国召开的会议上，重点讨论了关于不能滥用抗生素的问题……然而，西方医学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这些专家们的认识只能停留在“不能滥用”的范围，而不可能拿出果断性措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例如，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蔓延的艾滋病，使人们产生了极度恐惧，大有“谈虎色变”之状。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压力是任何药物无法解除的。医学家们明明知道艾滋病是机体内的免疫功能缺陷时才引起的病症，但在临床实践中，却忽略了“免疫缺陷”这一重要因素。在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指导下，把着眼点放在研制“直接杀灭艾滋病毒的药物”上，尽管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但研制的惟一经过美国联邦政府批准正式使用的抗艾滋病毒的药物“AZT”，刚刚在临床上使用，艾滋病毒就已经对它产生了抗药性。因为艾滋病毒的变化，比人体内正常细胞的变化快100万倍。而医药科学工作者，在求得社会支持、政府的允许后，其研制药物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体内病毒和细菌的增长速度。所以，当人们制成疫苗时，原来的病毒早已变成另外的样子，已经对另外的环境适应了，故按原来病毒的性能制成的疫苗，绝对是失效之品。艾滋病的病毒同流行性感冒的病毒一样，想用人制的药物来消灭它们，只能是徒劳无益的。

类似的情况在临床上屡见不鲜的。以“止咳、化痰、平喘”为目的的药物，它们只能将病压入经络周围的组织中。虽当时起到解痉和扩张血管的作用，但绝对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患者的过敏体质，更不能使炎症病灶吸收后，改变组

织的病理变化。所以说，这类药物对哮喘和慢性支气管炎的病人，是无法达到根治目的的。又如用硷性药物治疗胃酸过多症时，只是起到暂时性的中和作用，而不可能起到调节胃酸分泌腺的作用，使其恢复正常的分泌。因此，不具有使病灶愈合的效果。又例如临床上对有的病人长期使用抗凝血的药物，破坏机体原有的良好的出凝血机制，一旦停药，会使凝血机制紊乱，多出现可怕的血栓。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激素类药物，除能引起病人粘液性水肿外，还可出现消化道出血、电解质紊乱、骨质疏松等病症，严重地破坏机体的免疫系统，诱发出严重感染，使体内隐性病灶扩散，将患者人为地推向死亡的边缘。更可怕的是，在临床诊断不清时出现的药物试验性治疗，这种在病人身上投药问路的作法，对医生来讲是完成了一个思维的实施；对病人来讲则是用生命作赌注的赌博，侥幸者病愈，否则，将要赔上性命。1964年，我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二院，目睹内科一位女教授，对一名原因不明、长期发烧的战士，在用药无效后，进行试验性治疗，直到病人死亡，在尸体解剖时发现，是用错了药。可惜的是这位年仅19岁的战士的生命，竟葬送在这位女教授之手。而这位女教授也痛不欲生，西医的检测不能帮助她找到发烧的根源。她一心要救人，却适得其反。类似情况在临床上是屡见不鲜的。另一种极为可怕的现象是外科惯用的“剖腹探查”手术。剖腹探查，对大夫来说可练一练做手术的技巧，对病人来说则是自己的腹部像切西瓜一样地被切开。一次开刀给病人带来的痛苦，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

根据文献报道：20世纪初期，人体内天然防御的卫兵——白血球，是以8000—10000为正常值，由于长期服化学药物的结果，现在已降至4000以下。以此规律推算下去，到3000年后，白血球的正常值将下降到零，人类将从地球上消失，太危险了——化学药品！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清楚地看到化学药品慢慢杀灭人类的危险性。因为大量抗生素和激素类药物直接作用致病因子。从而取代、破坏或抑制了人体内的抗病功能，使人类数十亿年来，由第一个原始细胞进化到完善的机体的内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生命素质下降，体内自我防御、自我修复、自我抵抗能力下降或消失，最后走到自我灭亡的绝境。表面看来，是化学药物所造成的，而实质上是西医学机械的思维方式造成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导致了医疗方法上的错误。所以，南辕北辙，永远不会载着人类，抵达健康长寿之目的地。

在中国的医学改革中，虽然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但在各大医院工作的专家、教授们，由于接受了西医固有概念的影响，所以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出现了两张皮的现象。往往借用西医的检测手段，做出西医的诊断；利用西医的观点，分离出药物中所含的成份；根据所含的成份，推断出药理作用，以偏代全，自以为是。结果，把中医的整体观，把中药的神奇效果和广泛的药理作用，归属于某种化学成份之内。在他们的眼里，中医的整体观没有了，中医的科学性、理

论性，实践性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用西医机械思维的观点割裂地看待人体和疾病。这种结合的方法，是把中医用简单化手段，塞进了西医划定的小圈之内，实际上等于扼杀了中医。中医本身理论深奥莫测，威力无穷，只有用心学习、深刻领会、悟出真谛之人才能掌握。它的理论像一个黑匣子一样，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打开它的金钥匙。所以，无法被人类启用。一些人为了出国糊口，临行前仅仅猎取针灸、按摩的一麟半爪，即到异国他乡行骗，大大贬低了中医的价值。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些白种人、黑种人本来对中医一无所知，加之对中医的偏见，而今见到这一类骗子，还误以为中医就这么简单，并没有系统的科学体系，没有什么奥秘，从而降低了中医的威信，同时也降低了中国人的价值。在此，奉劝借用中医出国糊口行骗者，在国内丢人尚可谅解，切莫到异国他乡丢人显眼。是智者，就应该刻苦学习，谙熟中医，不但可以造福人类，还可弘扬中医之瑰宝，扬我国威。

在中医奥秘之门尚未大开之时，中药应用已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影响。如大黄，是人们熟知的一味中药，以其特别的功效，受到中外医学界的青睐。早在一千年前，就曾有人将它输入欧、美等国。用现代科学手段分析测定后，发现其主要成份：大黄鞣酸、大黄配糖体、异大黄配糖体、草酸钙等。同样用现代科学方法验证它的疗效为：泻下药，有消炎健胃作用，对腹痛、便秘、瘀血、黄疸、肿毒有奇效；对体外细菌有极大的抗生力，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生力最强，其次对伤寒杆菌、霍乱弧菌、大肠杆菌、链球菌也有较强的抗生力；对肺炎球菌，痢疾双球菌也有相当的抗生力。在临床上，经验丰富的老中医运用大黄治疗疾病的广度，远远超出用此药所提取的化学药物作用的范围。他们可以用大黄通便止痢，治疗胃肠道疾病，治疗大叶性肺炎、阑尾炎、流行性脑膜炎、急性黄疸性肝萎缩、眼结膜炎、上呼吸道感染、痔疮出血、肝管结石、跌打损伤等。实践证明：大黄浓缩煎剂的抗生作用，以人体的耐受量而论，远远不足以体现临床使用的价值。即使每天给人服用半市斤大黄煎剂，在消化道内，也还不能达到直接有效的杀菌浓度。然而，在试管内，对细菌不可能产生抑制作用的等量大黄煎出液，进入人体内就完全不同了，体内接受量比试管中含量小了数倍，而对细菌的杀伤力却增加数倍。由此得出结论，在现代科学中，药物学的判断与临床使用收到的效果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这种客观和主体上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往往是医药学上长期忽视的盲点。因为试管中的直观现象，往往会被简单的人们思维所接纳，从而掩盖了机体中复杂而深奥的天然自我防御力的神秘的一面。中医大多是从临床经验中获得其所以然的。由于检测手段的缺乏，无法从理论上解释其所以然。现代科学研究人体动态系统的人们，采用机械的物理、化学方法，仍无法测出神秘中医之奥妙，这乃是医学中盲点之所以继续成为盲点的所在。

认识这些盲点，并为临床所用，将成为中药发展的突破口。平衡医学学者王

××, 在实验室对数百种中药进行研究, 经临床使用证明: 鸦胆子、樟脑、薄荷、松节油、二丑、阿魏、蟾酥、莨菪、黄药子、白头翁等药, 均出现同大黄药物类似的现象。这类药大多限于体表使用, 其功效, 也不是寒热温凉药性之作用所能解释的。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均含有刺激人体皮肤细胞的物质, 该药使用于体表后, 通过应激反应而产生皮肤细胞的效应, 再通过复杂神秘的信息传递 (今天的科学手段无法测出), 从而调动和加强了机体内部的自我天然防御因素, 使患病的机体自动地向良好状态转归, 这种现象的机理也是现代科学手段无法测出来的。通过这个试验, 可以得知, 很多病的疗效, 是通过对人体的适当刺激, 由肌体自身的作用而获得的。这个实践和上述的统计结果, 完全可以否定“药物的化学结构是药物疗效的惟一决定因素”的论点, 而应该说, 药物的化学结构是药物给人体带来副作用的决定因素之一。西医学的思维方式, 仅仅依靠药物化学结构的严谨, 而忽视人体自身的天然的防御能力、自我修复能力, 走错了想治好病却适得其反的方向。中医在长期的实践中, 采用各种激发人体自身的天然防御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的刺激手段, 例如针灸、推拿、按摩、捏肌、刮痧、拔火罐、割积、埋线等, 使中国人繁衍昌盛, 健康美丽。但由于不少中医工作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未能把在实践中悟出的理论提到系统化的高度, 因而造成一些假中医者鱼目混珠的现象。使中医背着莫须有的罪名。大医院一些西医学的大夫, 在中西医结合以后, 将中医符合客观规律的经验引入走错方向的西医歧途, 亦使我们深感忧虑。

我们并不是否定西医的贡献, 西医的条理化、系统化, 西医的局部观, 西医医院的分工合作管理方法, 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学理论, 也是中医一定要引为借鉴的。而中医的广大、博深、奥秘, 要进行系统化、条理化、通俗化的整理, 以便人们学习和掌握。这是已悟出中医奥妙之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循经推运医学, 就是用现代的辩证的思维方式, 试图在弘扬中医、借鉴西医的基础上, 为人类健康长寿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二. 循经推运医学的崛起, 人类健康的希望

循经推运医学认为: 解除人类医学的危机, 首先应确定医学思考的方向和路线的问题。方向和路线对了, 科学家们越努力, 就越接近前进的目标。临床工作者越努力, 病人痊愈得就越快。这个方向和路线问题, 应该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和人体生态平衡关系的总和中认识 and 解决。首先应当把人体看成一个整体。无论利用什么方式, 运用什么手段, 无论从环境科学、药物科学或临床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都要首先考虑: 人是一个整体, 这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生活在天与地的大自然之中的。只有使这个机体回归自然、适应大自然的要求, 符合大自然变化之规律, 才能达到人体内环境变化与大自然外环境变化的相对统一。只有充分发挥人体自身功能, 利用大自然变化规律, 主动地进行防御和自我调节, 才能探索

出一条防病、治病，使人健康长寿的医学新路子。

人体自身的防御功能与致病因素，是贯穿在疾病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的，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人体的自身抵抗能力，直接影响着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因此充分利用人体内自身的功能，进行抗病、防病和健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立足于体内因素，采用解决机体与疾病产生矛盾的治疗方法，应该是最简捷、最适用、最节约的良好方法，是对机体最有益无害的好方法，也是防病治病的最好方法。让机体自身处理进入机体内的致病物质，对机体来说是主动的。机体好比一个国家，致病物质和细菌好比入侵这个国家的敌人，用药物和外界手段帮助机体祛病，好比请外国援兵，而这些外国援兵（药物）对这个国家的地理条件、人缘关系、天气变化等一无所知，但客观条件又要求它们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由于它不了解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就会出乱子，或只能消灭面上的敌人；而阴暗角落里的敌人就不一定能消灭，隐藏更深的敌人，就更消灭不了。利用人体自身的能力，就好像这个国家发动人民全力以赴抗御入侵者，国内的人民对这个国家的天时、地利、人和了如指掌。无论敌人躲藏在哪里，也逃不出人民的天罗地网。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人体内自身的防卫能力，才是抗病的钢铁长城。我们医学的基本观点就是要放在增强机体的能力上，寻找削弱机体能力的因素，并迅速去掉这种因素，以达到恢复并超过机体正常能力的目的。使机体的正常能力借助大自然对人体的无私援助，将病魔迅速地、有序地排出体外。这就是循经推运医学探索医学领域新路的基本观点，也是它研究的重点所在。我将在从病人自身直接采取有效刺激方式的作用下将病驱逐体外的方法，称之为自体疗法。把利用外界因素作用于机体内在因素，使二者融合起来，消除致病菌和致病因素的作法，称之为融合疗法。

我在二十几年的诊治实践中发现：人体自身的天然防御能力，在给予合理刺激后，具有生成的和加强的特性。循经推运医学充分利用了这个特性，临床治愈数十万病例之多。其经验证明：当人体自身防御力降低时，一定是体内经络的一点或多处受阻，造成了机体不平衡状态。我采取相应的手法和气功力，在子午流注时间规律下，有的放矢地进行治疗，使用合理的刺激手法，就能使机体产生应激反应，排除阻塞在经络中之物，促使经络全通，从而实现调动和加强机体自身的防御功能，再达到治病的目的。

我的实践证明：机体内在之防御能力，对疾病没有选择性，而是可以抵抗一切入侵机体的致病菌和致病物的。无论致病因子从何处来，或行到何处，机体抵抗力都会有重点地到疾病所在的地方发挥作用，并将疾病驱逐体外。人只要活着，就有抵抗力；人只要运动，抵抗力就会增强；人只要全身的经络通了，疾病就可以不翼而飞了；人只要经络全通了，循经推运医学的治疗效果就达到了。

以加强自身防御力为主要手段进行治疗的方法，是几千年前中医就有，至今

还在临床工作中应用着的，如针灸、拔火罐、刮痧、埋线、水针、推拿、按摩、捏肌、气功等。循经推运医学，集这些疗法之长，运用于双手之中，施发在十指之上，随心所欲，手随心转，法从手出。按照神经生理的特点，用手加气功之力，将经络疏通后再刺激不同深度与不同组织的感受器，使刺激波传送到脊髓，通过脊髓再传入大脑，引起大脑各部位活动，更可能激起下丘脑的活动，激活垂体，导致肾上腺素产生“可的松”量的大量增加；也可以刺激自主神经系统，使网状内皮系统产生更多的抗体。这就是该疗法疏通经络，增强人体局部或整体防御能力，对抗疾病所产生的结果。

由此看出，合理的外界刺激所产生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自然界生物生存的现象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水稻挠根可以健旺；冬天用棍棒敲打枣树，可使其多结枣；玉米秆上插针，可促使玉米棒粗大、多结籽粒等。为了寻找给人体以合理的刺激量和最少痛苦的治疗方法，我通过接触所能遇到的中西医各种诊治疗法，并亲自尝试这些方法的酸、甜、苦、辣，以我之身体为试验，终于在浩瀚的大自然中，精细地筛选出循经络走行线，识别组织变化，运用推运的手法，循经络顺行方向，运正气于体内，再循经络逆行方向运病邪之物于体外。随着不同病症创造出不同的推运手法，使用不同的气功之力，分门别类，破不同病物，推运在不同层次不同经络走行之中，分别将不同的病物运送到不同的排泄器官，将大自然之正气分送到需要的脏腑器官之中，它们既不具有化学药物杀灭细菌和各种致病因子的功效，也不能将其归纳入中药的寒、热、温、凉之中。它们的作用，只是疏通经络，排除体内瘀积之病物，从而起到引发和加强机体自身天然的防御和抵抗力的作用。

该法在治疗皮肤流血、创伤、烧伤、冻伤、外科感染、伤口不愈合、刀口疤痕挛缩、久治不愈的疮疖、严重的蜂窝组织炎、乳腺炎、丹毒等各类顽症时，不用消毒，更不用防腐剂和消炎杀菌药的配合，而是疏通肺、脾二经，运气于创面之底部，托病毒外出，使毒去伤愈，其效神速。例如：1989年我在上海讲课时，上海卫生局和几位记者为了了解该法的消炎防腐效果，特从医院抬来了一位女病人，让我现场医治。该女病人是上海轻工业学院副院长之妻，45天前患腰部蜂窝组织炎，住院月余，各类抗菌素均已用过，都无疗效。伤口溃烂面约20cm×16cm，深4-8cm，颜色呈黑青紫色，浓液为绿色。病人极度痛苦，不能自行移动身体，别人搬动时，稍一扭动，病人就痛得大喊大叫，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我采用循络推运疗法医治一次后，当即浓液全出，伤口变红。我叫她起来给大家讲体会，其丈夫欲过去抱她，我阻止说，她自己会起来。话音未落，她应声站起，笑了，动作灵活了。从病人抬进来到她起来讲话共用去18分钟，在场的世界经济导报记者高××、上海医学院教授××、上海卫生局局长和医疗科科长、国家教委唐××、朱××……都为之震惊，脱口喊“绝”！第二天，病人就起床做饭、